

# 繹史

第三十二册

鬼谷從橫之術

齊田忌孫臏破魏

蘇秦合從

戰國

衛鞅變秦法

楚威王破越

齊宣王好士

繹史卷一百十四

戰國第十

鬼谷縱橫之術

國語之術

戰國第十

淮南子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

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

權勝者為君特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特

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

風俗通鬼谷子六國時縱橫家

裕興之貴

鬼谷子

關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為衆生之先觀陰陽

之開闔以命物知存亡之門戶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

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戶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

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

或弛或張是故聖人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度權量能

較其伎巧短長夫賢不肖知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揜乃可闔  
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爲以牧之審定有無與其實  
虛隨其嗜慾以見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揜反之以求其實貴  
得其指闔而揜之以求其利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  
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  
以原其同異離合有守先從其志卽欲揜之貴周卽欲闔之貴  
密周密之貴微而與道相追揜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  
也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爲之度數聖人因而爲之慮其不中權  
衡度數聖人因而自爲之慮故揜者或揜而出之或揜而內之  
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揜闔者天地之道揜闔者以變  
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揜

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口者心之門戶也心  
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闔之以  
揜闔制之以出入揜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  
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  
利得意喜欲爲陽曰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  
意有害刑戮誅罰爲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  
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爲謀揜闔之道以  
陰陽試之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  
高求大由此言之無所不入無所不入無所不可可以說人可  
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爲小無內爲大無外益損去就  
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

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  
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裨闔也  
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爲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  
門戶反應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  
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已動靜虛實之理不合來  
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不可不察人言  
者動也已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  
應必出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  
比其辭也以無形求有聲其鈞語合事得人實也其張罝網而  
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鈞人之網也  
常持其網驅之其言無比乃爲之變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

情隨而牧之已反往彼覆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襲之反  
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古善反聽者  
乃變鬼神以得其情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牧之不審得情不  
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審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欲聞其聲  
反嘿欲張反臉欲高反下欲取反與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  
其辭同聲相呼實理同歸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  
此聽真偽知同異得其情詐也動作言嘿與此出入喜怒由此  
以見其式皆以先定爲之法則以反求覆觀其所托故用此者  
已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別雌雄雖非其事見微知  
類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也符應不失如騰蛇之所  
指若羿之引矢故知之始已自知而後人知也其相知也如比

目之魚見形也若光之與影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  
舌之取燔骨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  
圓與方如方與圓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進退左右  
以是司之已不先定牧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已審  
先定以收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內君臣上下  
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疎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前而不御遙  
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捷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  
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  
親欲疎則疎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若蚨母  
之從其子也出無聞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內者進說辭  
捷者捷所謀也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疎者志不合也就

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日進前而不御者  
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故曰不見其類  
而說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得其情乃制其術此  
用可出可入可捷可開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捷萬物由夫  
道德仁義禮樂計謀先取詩書混說損益議論去就欲合者用  
內欲去者用外外內者必明道數揣策來事見疑決之策無失  
計立功建德治民入產業曰捷而內合上暗不治下亂不寤捷  
而反之內自得而外不留說而飛之若命自來已迎而御之若  
欲去之因危與之環轉因化莫知所為退為大儀抵物有自  
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  
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巖者罅也罅者罅也罅者成

大隙也熾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熾之理也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係其用因化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芽孽之謀皆由抵熾隙為道術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偽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芽熾罅聖人見萌芽熾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為右自天地之合離始終必有熾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裨闔能用此道聖人也聖人者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

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為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

能循為天地守神

飛箱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立勢而制

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決安危之計定親疎之事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引鈎箱之辭飛而箱之鈎箱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或以重累為毀或以毀為重累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白璧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勢以鈎之或伺候見罅而箱之其事用抵熾將欲用之於天下必度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阻險之難易人民財貨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疎孰愛孰憎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箱之辭鈎

其所好以箝求之用之於人則量智能權材力料氣勢爲之樞  
機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此飛箝之綴也用於人則  
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辭可箝而縱可箝而橫可引而  
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雖覆能  
復不失其度謂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化轉環屬各有形勢  
反覆相求因事爲制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  
聲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  
知之與之轉化世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常爲無不爲所聽無  
不聽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爲主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  
兩忠必有反忤反於此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用之天  
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

與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  
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  
包諸侯忤合天地而化轉之然後以之求合故伊尹五就湯五  
就桀然後合於湯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  
合於文王此知天命之箝故歸之不疑也非至聖人達奧不能  
御世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  
不能用兵忠實無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知  
睿量長短遠近孰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  
橫古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  
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  
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有無科人民多少饒乏

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君臣之親疎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知睿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親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能知此者是謂權量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其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

情隱匿無所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常有事於人人

莫先先事而至此最難爲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慮

故觀蜎飛蠕動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此

揣情飾言成文章而後論之

摩

篇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

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揣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

應也必有爲之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竅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

知故能成其事而無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

可古之善學者如操鈎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

事日成而入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

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

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



也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也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說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諂也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謀莫難於固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然後能之故謀必欲周密必釋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夫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者聽必合於情故曰情合者聽故物歸類相類相親遇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物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焉者不相應者乃摩之

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夫幾者不晚成而不抱久

而化成

權篇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飾言者假之也假之

者益損也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成義者明之也明之

者符驗也難言者卻論也卻論者鈞幾也佞言者諂而干忠諛

言者博而干智平言者決而干勇戚言者權而干信靜言者反

而干勝先意承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

從舍不疑者決也先分不足而窒非者反也故曰者幾關也所

以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閒見姦邪故曰參調

而應利道而動故繁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

要得理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

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

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衆口鑠金言有曲故也入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智者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蟲之擇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而談者知用其用也故曰辭言五曰病曰恐曰憂曰怒曰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嗚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恐者腸絕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無要也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拙者言依於辨與辨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

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其術也而人常反之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教之而甚難為也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妄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謀為人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擁始於古之所從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夫度財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疎者其偏害者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疎者偏害者也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疎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其類一也故牆壞於其隙木毀於其節斯蓋其分也故變生

於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裁之故爲强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內疎者說內內親而外疎者說外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應之擁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

言私其身內其言外者疎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強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貌者不美又不惡故至情托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失命也故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難以此觀之亡不可以爲存而危不可以爲安然而無爲而貴智矣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旣用見可否擇事而爲之所以自爲也見不可擇事而爲之所以爲人也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

中正而已矣道理達於此義者則可與言由能得此則可與穀  
遠近之義

**說苑**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  
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  
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  
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  
嘗聞也此之謂善說也  
**拾遺記**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迭翦髮而鬻之以相養成備  
力寫書非聖人之言不讀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  
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折竹為簡二人每假食於路剝樹皮編以  
為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言

二子何勤苦也儀秦又問之子何國人答曰吾生於歸谷亦云  
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謂其術教以于世出俗之  
辯即探胷內得二卷說書言輔時之事

**論衡**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為坑曰下說令我泣  
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

一體也然其矯尾厲角含吐縱橫儀下  
如秦是能分人主之地也○今本無

**真隱傳**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為

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貴之曰若二君豈不見  
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下被數  
十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  
華霍之檀桐乎上枝于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

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

○錄異記曰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

妣王氏自軒轅之代歷於商周隨老君西化流沙泊周末復還中國居漢濱鬼谷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秦不慕神仙好縱橫之術時王綱頹弛諸侯相征陵弱暴寡干戈雲擾二子得志肆唇吻於戰國之中或遇或否或屯或泰以辯誦相高爭名貪祿無復雲林之志先生遺儀秦書曰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口既將盡時既將老君不見河邊之樹乎僕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柏華霍之樹上葉凌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逢斤斧之患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肉蓋所居者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焉悲夫二君痛焉悲夫二君儀秦答書曰先生秉德含弘饑心噉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戒以貪味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翼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素空聞誠術斯旨儀等曰偉哉先生玄覽遐鑒與亡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蟲之樂棲竹葦之巢自擬泯滅悲夫痛哉○此皆擬作耳  
○與魯鄆之北有蘇大侯者蘇秦往說之大侯送以黃金百鎰其家永諫曰君侯之與客無故舊而送之百金其說可得聞邪蘇大侯曰客天下辯士也立談之間再奪吾地而復歸之吾地雖小豈直百金邪  
漢書從橫家蘇子三十一篇各奏 張子十篇各儀

紀事卷一百十五 吳王夫差出吳東圍刺越西神戰國第十五

八思衛鞅變秦法

伊倭附 亦實容奉 臣林 諸出 奇指 盟秦 齊晉

史記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疆奪

秦河西地

○呂氏春秋秦小主夫人胡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公子連也其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

勉去矣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齒改入之夫人聞之大駭令吏與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大夫自殺公子連立是為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德南改而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眾若此則人臣爭入也公子矣此不便主獻公以為然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  
蘭改官大夫賜守 塞者人米二十石  
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年城櫟陽

庚寅孝公生十六年桃冬花

○年表 民大疫 十八年雨金櫟陽

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二十四

年獻公卒

○年表二 十三年 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歲矣孝公元年河山

以東疆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竝淮泗之間  
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  
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  
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  
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  
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  
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蹠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  
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  
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  
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  
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衛鞅  
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

戰國策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卽不可諱將奈社  
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爲  
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孫之  
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  
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  
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  
史記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  
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賢  
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此不可諱將奈  
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

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卽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旣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旣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旣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

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爲左庶長甘龍杜摯等三大失職於世鞅之

商子法更孝公平盡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因見毀於民語曰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於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囚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熟察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夏商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



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  
 巷多恡曲學多辯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  
 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令墾無宿治則邪官  
 不及為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  
 為私利於民則農不救農不救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嘗粟而  
 稅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為邪民平則慎慎則  
 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為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  
 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  
 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  
 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  
 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  
 則草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眾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  
 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食則必  
 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則窳惰之  
 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  
 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  
 矣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  
 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無得取  
 庸則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  
 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見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惰民不窳則故  
 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姦偽躁心  
 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即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估少農不能喜酣爽大臣不爲荒飽商估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爽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鬪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從則誅愚亂農農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一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槩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游居之事

皆無得爲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拾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惰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惰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不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

商商疑情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斯與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商喪寡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今送糧無取儻無得反庸車牛輿設設必當名然則往速來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無得爲罪人請於吏而饑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爲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史記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旣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五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率下令行於民其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

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

鞅之法也重

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難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一日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 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眾民疾怨而眾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眾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彊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臣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為已視聽之道也 新書商君違禮義棄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三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援鉏杖耜耳慮有德色矣母取瓢梳箕帚慮立訊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始不相說則反唇而視其慈于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儲理也 亦不同禽獸僅焉耳

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

肝於孝公諸侯畢賀 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十二年作為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為賦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

**商子**

戰農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

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為國家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彊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

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爲教者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衆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姦不生姦不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爲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爲之者以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之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以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

疾農先實公倉收餘以食親爲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游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善爲國者官法明故不任智慮上作壹故民不榮則國力博國力博者強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之也常官則國治一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一辯說

之人而無法也如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却與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與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聖人明君者非盡能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今為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易也是以其君昏於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惰而不農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為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法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游食者衆故其國貧危今夫蛆螻蚋蝓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

為蛆螻蚋蝓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以反之術也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累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衆力不足也故諸侯僥其弱乘其衰大地侵削而不振則無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一則小詐而重居一則可以賞罰進也一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土死制也以其且暮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距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戰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不為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

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國作一歲者十歲強作二十歲者百歲強  
修一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君修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  
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  
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  
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強敵大國也人君不能  
服強國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  
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  
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今世主皆憂其國之  
危而兵之弱也而強聽說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章無用主  
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羣民見其可以  
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於國紛紛焉小民

樂之大人說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衆則農者殆農者  
殆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偽議舍農  
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  
教也夫國庸民以言則民不畜於農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  
以強兵闢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搏之於農而已矣去以  
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國為善姦必多國富而貧治曰重  
富重富者強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兵行敵所不敢行  
強事興敵所修為利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國多物削主少物強  
千乘之國守千物者削戰事兵用曰強戰亂兵息而國削農商  
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蠹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玩好曰  
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三官之樸三人六官之樸一人

以治法者強以治政者削常官法去遷官治大國小治小國大強之重削弱之重強夫以強攻強者亡以弱攻弱者王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蝨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蝨官必強舉榮任功曰強蝨官生必削農少商多貴人貧商貧農貧三官貧必削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國以善民治姦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姦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國

國用詩書禮樂孝悌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却與兵而伐必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國好力日以難攻好言日以易攻國以難攻者起一得十國以易攻者出十亡百重罰輕賞則

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與國行罰民利且罰行賞

民利且愛行刑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生重者不來國無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強強必王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富者貧令貧者富則國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國作歲十歲強作一十歲百歲強作一百歲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爲威者王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強故攻官攻力樂國用其二舍一必強令用三者威必王十里斷者國弱九里斷者國強以日治者王

夜治者強宿治者削舉口數生者著死民者削民衆



從不逃粟野無荒草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曰不刑重  
輕刑去事成國強重重刑至事生國削刑生力力生強  
強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力舉日以成勇戰戰以成知謀粟生而  
金死而粟本物賤事者衆買者少農而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  
亡金一兩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  
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強  
國之十三數境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上之  
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馬牛芻橐之數欲強國不知  
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衆國愈弱至削國無怨民曰強國興兵  
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  
敵按兵而國富者王

開

塞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

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則別愛私則陰陽民險  
衆而以別險爲務則有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  
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  
說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爲務而賢者  
以相出爲道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  
作爲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  
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其君則上  
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  
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羸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  
親者以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  
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者有繩先王

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愚則智可以王世智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智不足世智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智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智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智而問世智無餘力而服故以愛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諸侯者退德聖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後於時修今則塞於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王故興王有道而持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今世強國事兼并弱國務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修湯武湯武塞故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今日願啓之以效

古之民樸以厚今時民巧以僞故效於古者先德而防治於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好而廢其所惡此其所謂不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名實實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主佚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姦無姦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治國刑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小大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終則

姦不去賞施於民上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姦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古者民藁生而羣處故求有上也將以爲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爲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  
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兵四戰守

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興事而已四興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合鉅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守有城之邑不知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佚力與罷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城之患患無不盡死而已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也守城之道盛力故曰客治簿檄三軍之多分以客之候車之數三軍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爲一軍此謂之三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勵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爲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給從從之不洽而燠之使客無得以助

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而慎使三軍無相過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有從謀而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不戰壯男壯女過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悲憐在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故曰慎使三軍無相過此盛力之道

來地方

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一良田處什四

此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谿谷藪澤可以給其材都邑蹊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藪澤蹊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為用此人不稱土也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民衆

其宅參居而并處其寡萌賈息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姦務末作以處人之復陰陽澤水者過半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以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臣切以王吏之明為過見此其所以弱不奪三晉民者愛爵而重復也其說曰三晉之所以弱者其民務樂而復爵輕也今秦之所以強者其民務苦而復爵重也今多爵而久復是釋秦之所以強而為三晉之所弱也此王吏重爵愛復之說也而臣切以為不然夫所以為苦民而強兵者將以攻敵而成所欲也兵稱曰敵弱而兵強此言不失吾所以攻而敵失其所守也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王以來野戰不勝守城

必拔小大之戰三晉之所以亡於秦者不可勝數也若此而不  
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奪其民也今王發明惠諸侯之士來歸  
□□義者今使復之三世無知軍事秦四境之內陵阪丘隰不  
起十年往者於律也足以造作夫百萬曩者臣言曰意民之情  
其所生者田宅也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若此而民不  
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此必與其所  
欲而不使行其所惡也然卽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且直言之  
謂也不然夫實曠什虛出天寶而百萬事本其所益多也豈徒  
不失其所以攻乎夫秦之所患者與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  
農則敵息此王所以不能兩成也故三世戰勝而天下不能令  
以故秦事歇而使新民作本兵雖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

時此富強兩成之效也臣之所謂兵者非謂悉興盡起也論境  
內所能給軍卒車騎令故秦兵新民給芻食天下有不服之國  
則王以此春圍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以大武搖  
其本以廣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內諸侯將無異民而王何  
爲愛爵而重復乎周軍之勝華軍之勝秦斬首而東之東之無  
益亦明矣而吏猶以爲大功爲其損敵也今以草茅之地來三  
晉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爲  
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且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秦所  
亡民者幾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幾何臣切以爲不可數矣  
假使王之羣臣有能用之費此之半弱晉□強秦若三戰之勝  
者王必加大賞焉今臣之所言民無一日之絲官無數錢之費

其弱晉強秦有過三戰之勝而王猶以為不可則臣愚竊不能  
 已齊人有東郭敞者猶多願願有萬金其徒請賙焉不與曰吾  
 將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此無於愛也故不如□□與  
 之有也今晉有晉而秦愛其復此愛非其有以失其有也豈異  
 東郭敞之愛非其有以亡其徒乎且古有堯舜當時而見稱中  
 世有湯武在位而民服此三王者萬世之所稱也以為聖王也  
 然其道猶不能取用於後今復之三晉之民可盡也是  
 非王賢力今時而使後世為王用乎然則非聖別說而聽聖人  
 難也○篇內多言獄以後刑賞事非商子本書也聖人之為國也一賞一刑一教一賞則  
 兵無敵一刑則令行一教則下聽上夫明賞不費明刑不戮明  
 教不變而民知於民務國無異國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明刑

之猶至於無刑也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所謂一賞者利祿官  
 爵擢出於兵無有異施也夫固愚智貴賤勇怯賢不肖皆盡其  
 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為上用也天下豪傑賢良從  
 之如流水夫故兵敵而令行於天下萬乘之國不敢蘇其兵中  
 原千乘之國不敢捍城萬乘之國若有蘇其兵中原者戰將覆  
 其軍千乘之國若有以捍城者攻將陵其城戰必覆人之軍攻  
 必陵人之城盡城而有之盡賓而致之雖厚慶賞何費匱之有  
 矣昔湯封於贊茅文王封於岐周方百里湯與桀戰於鳴條之  
 野武王與紂戰於牧野之中大破九軍奔為列諸侯士卒坐陳  
 者里有書社車休息不乘縱馬華山之陽縱牛於農澤縱之老  
 而不收此湯武之賞也故曰贊茅岐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

人得一勝以其錢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錢故曰百里之居而封侯其臣大其舊自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賞之所加寬於牛馬者何也善因天下之貨以賞天下之臣故曰明賞不費湯武既破桀紂海內無害天下大定築五庫藏五兵偃武事行文教倒載戟戈搢笏作爲樂以申其德當此時也賞祿不行而民整齊故曰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所謂一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爲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爲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斲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謂之上者自免於罪無貴賤尸襲其官長之官爵田祿故曰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民不敢試

故無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殺斲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姦止過也故禁姦姦止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國無刑民故曰明刑不戮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於是合諸侯大夫於侍于宮顛頡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焉吏遂斲顛頡之脊以殉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斲以殉況於我乎舉兵伐曹五鹿反及鄭之埤東徵之畝勝荆人於城濮三軍之士止之如斬足行之如流水三軍之士無敢犯禁者故一假道重刑於顛頡之脊曰而致國治昔者周公且殺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衆皆曰親昆弟有過不違而況疏遠乎故天下知用刀鋸於周庭而海內治故曰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所謂一教者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羣黨

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  
堅者被銳者挫雖曰聖智巧佞厚朴則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  
貴富之門要存戰而已矣彼能戰者踐富貴之門強梗焉有常  
刑而不赦是父兄昆弟知識婚姻合同者皆曰務之所加存戰  
而已矣夫故當壯者務於戰老弱者務於守死者不悔生者務  
勸此臣之所謂一教也民之欲貴富也共闔棺而後出而貴富  
之門必出於兵是故民間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  
也此臣之所謂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此臣所謂參教也聖人  
非能通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舉要以致萬物故寡教而多  
功聖人治國也易知而難行也是故聖人不必加凡主不必廢  
殺人不爲暴賞人不爲仁者國法明也聖人以功授官予爵故

賢者不憂聖人不宥過不赦刑故姦無起聖人治國也審一而  
已矣畫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未獸多黃帝  
之世不麇不卵官無供備之民死不得用槨事不同皆王者時  
異也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  
而主神農既沒以強勝弱以衆暴寡故黃帝作爲君臣上下之  
儀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刃鋸外用甲兵故時變  
也由此觀之神農非高於黃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適於時也故  
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  
也以力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  
其民者也故因民之本在制民若治於金陶於土也本不堅則  
民如飛鳥禽獸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



民地作矣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戰  
罷者也不勝而王不敗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民勇者戰  
勝一民於戰者民勇不能一民於戰者民不勇聖王見勇  
至之於兵也故興國而責之於兵入其國觀其治兵用者強因  
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凡  
戰者民之所惡也能使民樂戰者王強國之民父遺其子兄遺  
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返又曰失法離令若死我死鄉治  
之行間一無所逃遷徙無所入行間之治連以五辯之以章束  
之以令窮天所處以此無所生是以三軍之衆從令如流死而  
不旋踵國之亂也非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國皆有潛法而無  
使法必行之法國皆有禁姦邪刑盜賊之法而無使姦邪盜賊  
必得之法爲姦邪盜賊者死刑而姦邪盜賊不止者不必得必  
得而尚有姦邪盜賊者刑輕也刑輕者不得誅也必得者刑者  
衆也故善治刑者不善而不賞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得  
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國故無刑也而民莫敢爲非是一  
國皆善也故不賞善而民善賞善之不可也猶賞不盜故善治  
者使跖可信而況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況跖乎勢  
不能爲姦雖跖可信也勢得爲姦雖伯夷可疑也國治或重明  
王在上所舉必賢則法可在賢法可在賢則法在下不肖不敢  
爲非是謂重治不明主在上所舉必不肖國無明法不肖者敢  
爲非是謂重亂兵或重強或重弱民固欲戰又不得不戰是謂  
重強民固不欲戰又得無戰是謂重弱明主不濫富貴其臣所

謂富者非粟米珠玉也所謂貴者非爵位官職也廢法作私爵  
祿之富貴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過人也  
然民雖有聖知弗敢我謀勇力弗敢我殺雖眾不敢勝其主雖  
民至億萬之數懸重賞而民不敢爭行罰而民不敢怨者法也  
國亂者民多私義兵弱者民多私勇則削國之所以取爵祿者  
多塗亡國之所以賤爵輕祿不作而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無  
祿而富無官而長此之謂姦民所謂治王無忠臣慈父無孝子  
欲無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不能獨為非而莫與人為  
非所謂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飲食有節則出寡矣女事  
盡於內男事盡於外則入多矣所謂明者無所不見則羣臣不  
敢為姦百姓不敢為非是以人主處匡床之上聽絲竹之聲而

天下治所謂明者使眾不得不為所謂强者天下勝天下勝是  
故合力是以勇强不敢為暴聖知不敢為詐而虛用兼天下之  
眾莫敢不為其所好而辟其所惡所謂强者使勇力不得不為  
已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說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  
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勝强敵者先自勝者也  
聖人知必然之理必為之時勢故為必治之政戰必勇之民行  
必聽之令是以兵出而無敵令行而天下朝 黃鵠之飛日行  
千里有必飛之備也騏驎駉駉每一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勢也  
虎豹熊羆而無敵有必勝之理也聖人見本然之政知必然之  
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溼制火故曰仁者能仁  
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相愛是以知

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聖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  
不信之法所謂義者為人臣忠為人子孝少長有禮男女有別  
非其義也餓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聖王者不貴  
義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

漢書法家商君二十九篇 兵權謀公孫鞅  
二十七篇 淮南子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  
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  
以為固地利形便畜利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史記**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

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  
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  
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  
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  
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

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  
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  
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  
而衛鞅伏甲士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  
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  
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  
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

于郭改  
名曰商  
紀年秦  
封衛鞅

**呂氏春秋**公孫鞅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

之責非攻無以於是為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公  
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謂游而欲

貴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子邛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故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邛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

○邛當為邛

韓非子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禁游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戰國策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

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朞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涖政有頃商君告歸入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史記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

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  
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  
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  
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  
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  
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  
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  
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  
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  
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  
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

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  
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  
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  
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  
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  
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  
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  
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  
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  
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  
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

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關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率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

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以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以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世而執論於商君之類也夫商君其無二獄盡公

新序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

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爲戰國霸君秦遂以  
疆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  
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  
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  
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  
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  
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  
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疆而親  
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  
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疆而不  
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

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  
侯衛鞅始自以爲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踰也昔周召施善政  
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  
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  
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  
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  
動於天地畜怨積讎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  
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  
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  
之佐哉

○史記注引索隱曰是  
劉歆所撰

尸子天右舒而起牽牛地左闢而起昂畢春爲忠東方爲春

春動山是故鳥獸孕寧草木華生萬物咸遂忠之至也夏為樂  
南方為夏夏興也南任也是故萬物莫不任興蕃殖充盈樂之  
至也秋為禮西方為秋秋肅也萬物莫不禮肅敬之至也冬為  
信北方為冬冬終也陰陽之交接萬物之始信之至也非使星  
司夜月司時猶使鷄司晨也山聖人身猶日也夫日圓盈尺光  
滿天下聖人居室彌綸六合猶聖人之身小所燭遠矣自井  
中視星所見不過數星自丘上以望則見始出也私心井中也  
公心丘上也日在井中不能燭遠自在足下不能以視君之  
有國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燭於玉燭  
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  
四時和正光照此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

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方盛冬為

安靜四時和為通正此之謂永風○爾雅疏引名仁意篇海水三歲一周流

波相薄故地動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清水有

黃金龍淵有玉英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泰

山之中有神房阿閣朔方之寒冰厚六尺木皮三寸龍門

魚之難也太行牛之難也以德報怨人之難也貴人知用賢之

利也不能得賢其故何也夫買馬不論足力以白黑為儀必無

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以大小為儀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才

而以貴勢為儀則伊尹管仲不為臣矣我得民而治則馬有

紫燕蘭池秀騏逢醜文軒六駃是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

亡則大者不成也虎豹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殼羽



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賢者之生亦然。鹿馳走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所以及者。顧也。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豫章之木學積亦有生焉。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卑牆來盜榮辱由中出敬侮由中生樹蔥韭者擇之則蕃仁義亦不可不擇也。唯善無基義乃繁滋敬災與凶禍乃不重。雞司夜狸執鼠日燭人此皆不能自全。○此段文意不相屬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圍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弁於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憮冢賍販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圍一實也則無相非也。○爾雅疏引各廣澤篇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堯瘦舜黑皆為民也。娶同姓以妾為妻。鬻太子

專罪大夫擅立闕絕鄰好則幽改衣服易禮刑則放。夫瑟賢者以其義而鼓之欲樂則樂欲悲則悲雖有暴君為之立變水試斲鵠雁陸試斲牛馬所以觀良劔也。王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取玉甚難越三江五湖至崑崙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人反至中國覆十萬之師解三千之圍。松柏之鼠不知堂室之有美樅。鴻鵠在上鄴弩以待若發善否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也。屠者割肉以知牛長少弓人勞筋以知牛長少雕人裁骨以知牛長少各有辨焉。中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優右執雕虎唯象之未試吾或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人也惡乎試之曰夫貧窮太行之優也跡賤者義之雕虎也吾日試之

矣。莒國有名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劑踵焉。此所以服莒國也。夫義之為焦原也，高矣。此義所以服一世也。韓雉見申羊於魯，有龍顧於沂。韓雉曰：吾聞也。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不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射之。有醫鉤者，秦之良醫也。張子之背腫，命鉤治之。謂鉤曰：背非吾背也。任之治焉。治之遂愈。鉤誠善治疾也。張子委制焉。夫身與國亦猶此。必有所委制，然後治。齊有貧者，命其狗為富。命其子為樂。方將祭，狗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禍。長子死，哭之曰：樂乎而不自悲也。

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執死佼逃十八  
蜀○尸子其已亡凡誰引於續書也

漢書雜家尸子二十篇名

經史卷一百十六

戰國第十六

齊田忌孫臏破魏

戰國策魏王欲攻邯鄲，季良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之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莊子音義曰：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

之胤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勳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遂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為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由也。許慎注：淮南云：楚會諸侯，魯趙侯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

史記魏惠王十七年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林 趙成侯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

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 齊威王二十

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

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

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

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邯鄲拔

而乘魏之敝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

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

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

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

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 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

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

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斲其兩足而黥之

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

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

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

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

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

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

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

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

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撒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而趙之圍可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戰國策**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

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敵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敵也且魏令兵以割趙趙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

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

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敵而齊秦

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救楚取睢濊之

閒 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

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

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

宋之不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

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

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

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

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釋史 卷一百一十六 三 呂氏春秋唐 尚敵年爲史

其故人唐尚顧之以謂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為史也蓋而不為也其故人不信也及魏圍邯鄲唐尚說魏王而解之圍以與伯陽其故人乃信其差為史也居有聞其故人為其兄請唐尚曰魏君死吾將汝兄以代之其故人反與再拜以信之

**史記**魏惠王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

**水主**齊威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三十五年公孫

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

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

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

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按戰國策田忌既敗魏于馬陵因破購不得入齊乃出奔楚與史不同也見後三十

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

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按南梁之難戰國策稱田侯在威王時猶未稱王也史紀齊威宣之年皆誤說見後

**戰國策**魏惠王起境內眾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傅

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

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

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

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

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

客曰固願効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

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

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

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眾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

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

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

死率不得魏史記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眾○啜汁字妙南梁之難韓氏請救於

齊田侯名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

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韓魏之兵

未敵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

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也必東愬於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

魏之敵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

而遣之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

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史記韓氏請救

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聯思子曰不如勿救田思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且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

思田嬰將孫子為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宜在齊威王時人名亦與策異

田嬰齊威王十四年用於

伐梁戰馬陵

**史記**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

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

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

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

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

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半矣乃棄

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

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

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

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

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  
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  
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漢書兵權謀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

戰國策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開謂鄒忌曰  
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  
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  
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而  
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  
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  
遂走

史忌走在桂陵戰後宣王召之復位與此異

田忌為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孫子

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  
兵而入齊使彼罷敝於先弱守於主主者循軌之途也轄擊摩  
車而相過使彼罷敝先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  
當千然後背泰山左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使輕車銳騎衝雍  
門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  
田忌不聽果不入齊

說苑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

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為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  
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  
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賈子將  
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  
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

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眡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  
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  
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祛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  
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爲用是以亡也  
田居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  
而相去也眡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  
是以王僅得存耳

戰國策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  
於齊杜赫曰臣請爲留楚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  
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  
齊也鄒忌必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

齊必以齊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齊

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  
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  
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  
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  
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  
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  
游人而合其鬪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禽矣  
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  
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  
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



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而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

**史記**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僞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爲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爲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

王因弗逐也

戰國策楚將伐齊魯親之齊王患之張丐曰臣請令魯中立乃爲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乎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爲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爲德也亦大矣其見恩德也亦甚大矣魯君以爲然乃退師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許之子象爲楚謂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

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于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宋王曰楚以辭宋

衣大矣其具思

齊為其身士

二四之對楚

寡人曰齊楚之

曾孫曰下以

吾曰何甲中

為其身士

王曰齊楚之

繹史卷一百一十七甲而戰于十

楚威王破越威王事並附

越絕書越王夫鐔以上至無餘久遠世不可紀也夫鐔子允常

允常子句踐大霸稱王徙瑯琊都也句踐子與夷時霸與夷子

子翁時霸子翁子不揚時霸不揚子無疆時霸伐楚威王滅無

疆無疆子之侯竊自立為君長之侯子尊時君長尊子親失衆

楚伐之走南山親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瑯琊二百五十四歲

無疆以上霸稱王之侯以下微弱稱君長○世次與史異

史記勾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

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

無疆立紀年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子句踐卒是為莒執次鹿野立十六年於粵子鹿

釋史 卷一百一十七 楚威王破越

粵滅滕 六年於粵子朱句伐邾以邾子鴟歸 八年於粵子朱句卒子翳立 桓公十二年於粵遷于吳 十六年於粵太子諸咎弑其君翳十月粵殺諸咎粵滑吳人立孚錯枝爲君 十七年於粵大夫寺區定粵亂立初無余是爲莽安 魏惠成王六年於粵寺區弟思弑其君莽安卒無頡立 十年於粵子無頡卒是爲炎燭卯○索隱曰按紀年無頡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殺無疆之語是無疆爲無頡之後紀年不得錄也

說苑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圃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

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呂氏春秋 齊莊子請攻越問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和子曰以告鴟子鴟子曰已死矣以爲生故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王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與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爲君也不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

非止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  
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高誘注

王子搜越王翳也又云越王授句踐五世孫然則搜授本一人

之患也昔王子搜嘗曰請不以國討其主

韓非子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

子為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為人用兵我將謂子

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越事史多缺略今采取一遺事以附滅越之前

國無君宋王不與

史記王無疆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疆當楚威王

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

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

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

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

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於攻

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菑地以聚常

鄒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地

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

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獲之不此之為而頓

刃於河山之閒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

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

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

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

待之以分楚眾也今楚眾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

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

黎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鬪晉楚也晉楚不鬪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土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

戰國策 蘇秦 蘇秦 蘇秦

戰國策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

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拚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閒夫率交莫敖太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

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捧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焚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瘡而殫悶施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焚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盃焚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也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

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焚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於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犬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甲至今無冒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

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  
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臣春秋刑  
威王學書於

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有中射佐制者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  
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射細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  
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 更記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率  
四十章為鐸氏微 華陽國志楚威王遣將軍莊躡泝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植牂牁擊船於  
是且蘭既冠夜郎又降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畱王滇池  
躡莊王苗裔也以繫船因名且蘭為牂牁國分侯支黨傳數百年

又混王言夫越百城... 蘇秦合從... 戰國策... 蘇秦合從... 戰國策... 蘇秦合從... 戰國策...

釋史卷一百十八

戰國第十八

蘇秦合從

戰國策權之難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

魏處之趙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

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為燕取地也故為君計者

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敝趙可取

唐曲逆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

兩國之權懸於君矣 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謂文

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

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此役付魏冉  
知為文公末年

史記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

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

從貸一疋布約償千金鄰于不與

按戰國策蘇秦得陰符揣摩在說秦惠王後 西至秦秦如趙逢其鄰于於易水之上

**戰國策**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

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

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

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車騎

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

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

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

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

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

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

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



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竝  
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旣備民多僞態書策稠  
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  
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  
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於戰  
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  
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  
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  
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誦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  
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悞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  
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

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之絕去秦而歸嬴滕履躡  
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紕媵  
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媵不以我  
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  
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  
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  
尊者乎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  
身集關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  
君受相印車馬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  
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  
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

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  
 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  
 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為  
 用轉轂連騎炫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  
 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樅樞之士耳伏軾搏銜橫歷天下庭說諸  
 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  
 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嫪  
 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嫪何前倨而後卑也嫪曰以  
 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  
 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史過洛陽在合從成北報趙王時

史記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

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  
 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噤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  
 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  
 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  
 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  
 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  
 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  
 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  
 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  
 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噤沱涉易水不至  
 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

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卽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

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朔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

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衛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衛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列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

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  
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阜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  
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  
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  
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  
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  
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  
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  
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  
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  
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說韓

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  
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  
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  
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奔心韓卒之劔戟  
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  
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咬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  
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劔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  
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  
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  
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  
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

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  
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  
大王之賢挾疆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於是  
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  
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  
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郟東  
有淮潁潁潁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  
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  
之多日夜行不絕鞦韆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  
不下楚然衡入怵王交疆虎狼之秦以侵天下秦有秦患不顧  
其禍夫挾疆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疆國  
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  
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  
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  
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  
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  
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  
割地以效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  
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  
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疆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  
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絲絲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  
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

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疆秦之患故倣邑趙王使臣效愚  
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  
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  
秦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  
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  
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  
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  
萬不得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  
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  
之塗車轂擊入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  
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

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  
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  
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  
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  
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  
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  
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恟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  
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  
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  
畱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  
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

戰國策蘇秦之楚三曰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

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湯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

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疆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疆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



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

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亦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真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

○秦本紀云惠文王七年公子甲與魏戰虜將龍賈僅六年事耳傳云不關函谷十五年誇大之辭

六國合從說趙說齊說相對公秦而五日不見

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眾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

敬受命與海天子善非國策與前請對答陳梁謝蔡惠王曰

史記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

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於趙

肅侯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戰國策蘇秦為趙王使於秦

乃者過往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若夫匠人且以

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若夫鐵錐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

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秦惠文君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

無有為臣為鐵錐者乎

斬首八萬紀年龍賈及秦師戰

戰國策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

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

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却曰此之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

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

雖弱亦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仇今使弱

燕為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

齊王曰然則奈何平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

為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

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

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

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

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

之業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夫說乃歸燕城以金

手斥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天下人有惡蘇秦

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

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汗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

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

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鄒陽書云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

集解王父大怒而符之變之集解王父

史記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

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甚恐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

變而蘇秦被反閒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戰國策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常抑強秦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



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耘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騾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正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宣王曰寡人聞于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邪王乃舍之○與王斗同意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

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

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

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

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

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

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說

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鐘萬石簾天

下之士皆為役處辯智竝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

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

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

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

並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真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

再拜而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新序**齊有閻丘邛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  
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閻丘邛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  
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邛不肖耳年不稚  
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由此觀之夫士  
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閻丘邛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  
長驪騮綠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鼪試於釜竈之間其疾  
未必能過狸鼪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  
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闔巨闕天下之  
利器也擊石不闕刺石不鏗使之與管橐決日出昧其便未必  
能過管橐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邛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  
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邛對曰夫鷄豚謹噉即奪鐘鼓之音  
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  
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  
而用焉

**韓詩外傳**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  
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爲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  
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  
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爲親也宣王悒然無以  
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說大小思其親也

**韓非子**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  
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



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列女傳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金百鎰以遺其母其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修士大夫之費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盡力竭能務在效忠廉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爲人臣不忠是爲

人子不孝也田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田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

說苑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閻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閻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爲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閻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

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為相韓詩外傳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水

上有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史世家係之威王年表魏惠王在位實歷威宣會田之事未定何王之時

史記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韓非子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

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齊趙士齊辯士田巴服祖立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周異一月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謂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血急不服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聲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史注引

新序齊王聘田巴先生而將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王召臣臣改制鬚飾問於妾奚若妾愛臣諛臣曰佞臣臨淄水而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諛王者衆王能臨淄水見己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

藝文引按國策之鄒衍呂覽之列精于高此之田巴其辭一也

史記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竝世盛衰因載其禳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

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二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

漢書陰陽家鄒子四十九篇居稷下號談天衍鄒子終始五

十六篇師古  
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

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法言或言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隣不覲也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德則否何謂德德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德也德語君子不出諸口

戰國策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

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

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

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

至舉黍梁父之陰則鄰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

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

七士也說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

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雖騶騶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膺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與前王十語同更記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也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夫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褚先生補傳韓詩外傳傳曰齊使使獻鵠于楚鴻渴使者道欲鴻獲管潰失使者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鴻渴道飲獲管潰失臣欲亡為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獲管在此願以汗事楚王賢其言辭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為上客故使者必矜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懍矣民之莫矣

史記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

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

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

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

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

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  
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  
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  
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  
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  
百鎰終身不仕

呂氏春秋齊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  
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  
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  
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  
受是也今自以賢過於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說必不入不

### 聞存君

淮南子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辭之約車十乘將使荆  
辭而行又以爲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  
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  
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無而  
使齟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爲門能  
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

新論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旁謂曰此直有火使爲曲

突而徙薪鄰家不聽後果焚其屋鄰家救火乃滅烹羊具酒以謝救火者不肯呼髡智士譏之曰曲突徙薪無厚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也

史記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

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  
子皆有所論焉駟奭者齊諸駟子亦頗采駟衍之術以紀文於

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漢書法家慎子四十二篇道家靖子十三篇各淵楚人老子第二十一捷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游稷下號天口駢陰陽家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離龍夷

**慎子**威德天有明不憂人之暗地有財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不

憂人之危也天雖不憂人暗關戶牖必取已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人貧伐木刈草必取已富焉則地無事也聖人雖不憂人之危百姓準上而比於下其必取已安焉則聖人無事也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能使人無已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愛之也非敢取之也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已也則聖人無事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寡則易守故士位

可世工事可常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教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匱矣古者立天子而貴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官長也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鈎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鈎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惡此所以塞願望也明君動事分職由慧定功分財由法行德制中由禮故欲不得干時愛不得犯法貴不得踰親祿不得踰位士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賞下無羨財

民雜處而各

有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大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能取去焉是故必執於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一足也大君不擇其下故足不擇其下則為下易矣易為下則莫不容容故多下多下之謂大上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無事也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也仰成而已事無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務為善以先下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為善以先下則下不敢與君爭善以先君矣皆稱所知以自覆掩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賢於眾也以未最賢而欲善盡被下則下不瞻矣若君之智最賢以一君而盡瞻下則勞勞則有倦倦

則衰衰則復返於人不瞻之道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也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則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也

德立

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立正妻不使羣妾疑

立嫡子不使庶孽疑疑則動兩動兩則爭雜則相傷害在有與

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國不亂者君在也恃

君不亂矣失君則亂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不亂者父

在也恃父不亂矣失父則亂臣疑君而無不危國孽疑宗而無

不危家

漢志四十二篇今五篇非全書也其諸家引用逸文附于左方

善為國者移謀身之心而謀國

移富國之術而富民移保子孫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祿之意而

求義則不勞而化理成矣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君而

無易民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躄之民以亂也  
民之治亂在於上國之安危在於政而與天下於人大事也煦  
煦者以爲惠而堯舜無德色取天下於人大嫌也潔潔者以爲  
污而湯武無愧容惟其義也 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先王  
之訓也故常欲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耕分諸天下不  
能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可知也欲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然一  
身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其不能煖可知也故以爲不  
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究其旨上說王公大  
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  
用吾言行必修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  
織而衣之者也 鷹善擊也然日擊之則疲而無全翼矣驥善  
馳也然日馳之則蹶而無全蹄矣 不能辭萬鍾之祿於朝陛不  
能不拾一金於無人之地能謹百節之禮於廟宇不能不弛一  
容於獨居之餘蓋人情每狎於所私故也治水者茨防決塞雖  
在夷狄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 法者所以齊天  
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  
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  
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  
也 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以皮褐俱則見者走易以玄  
楊則行者皆止 公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行陸者立而至秦  
有車也秦越遠途也安坐而至者械也 詩往志也書往誥也  
春秋往事也 愛赤子不慢其係絕險者不慢其御 措鈞石



使禹察之不能識也懸於權衡則釐髮識矣兩貴不相事兩  
賤不相使家富則疎族合家貧則兄弟離不聰不明不能王  
不瞽不聾不能公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匠人成棺不惜人  
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藏甲之家必有兵道市人可驅而戰  
安國之兵不由忿起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  
無賢不肖之禮有長幼之禮無勇敢之禮有親疎之禮無愛憎  
之禮堯為匹夫不能使家化至南面而立則令行禁止由此  
觀之賢未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也法之功莫大使  
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與法爭其亂  
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  
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斷於法國之

大道也弩弱而增高者乘折風也河下龍門流駛竹箭駟  
馬追之不及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  
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

○意林藝文  
御覽諸書引

呂氏春秋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  
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  
木無材而可以得材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  
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來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  
不宜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農以鴻

淮南子田駢以道術  
說齊王王應之曰寡

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  
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  
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  
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林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

戰國策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為不宦嘗養千鍾徒百人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

呂氏春秋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奔斂士所術施也士所奔斂客所術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必不長眾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惡與國雖大不為王禍災日至故君子

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淳淳乎慎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說而心甚素樸

說苑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尹文子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眾有必名生於不稱則羣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則眾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

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待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故窮則徼終徼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

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羣下得窺非術之與者有勢使羣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祕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令親賢而疎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疎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爲親疎名善惡爲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

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設復言好人則彼屬於人矣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各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有焉天地之間而不期爲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辨其名分各宜屬彼分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好臙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臙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

頑嚚聾瞽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爲有益於事不得不爲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衡所爲者不出於農稼軍陳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爲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爲故所爲者極於備墨是非之辨所爲者極於堅僞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

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害於小人工匠不能無  
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爲善使不能得從此獨善  
也爲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  
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  
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  
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出羣勇欲絕  
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辨不  
可爲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陳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  
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  
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  
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

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  
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  
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孥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  
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爲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  
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鷄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  
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生圓者之轉非能轉而  
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  
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  
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  
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物皆不  
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

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爲貴愚醜何爲賤則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醜此爲得之道也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闕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說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說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

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爲真鳳凰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於已名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盜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

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爲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已是一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已之是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已之非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爲正非已所獨了則犯衆者爲非順衆者爲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地則人所不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羣下也國亂有三事年饑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用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

仁以道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乖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餐挹聖人錯而不言也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荅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

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  
 理出於己已非理也已能出理理非已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  
 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惟聖人能該之宋子猶  
 惑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  
 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  
 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  
 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  
 是改之賓客往復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  
 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  
 鼠也因謝不取父之於子也今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  
 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

也故為人上者必慎所令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  
 不羨爵祿者自足於已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為國  
 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  
 禁不止則無以為治無以為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  
 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必爭盡力於其君矣  
 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為國者無使民  
 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窮獨貧賤  
 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為矜窮獨貧賤而治是  
 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一事也每  
 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  
 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惡貧



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酬之於物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斂時其饑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為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酬貧賤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漢書名家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據呂氏春秋尹文說齊潛王

列子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

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漢書道家老成子十八篇

呂氏春秋宣王為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王春居問於宣王曰荆玉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為輕敢問荆國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今王為太室其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

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好為太室春子止寡人

○新序作香居

**新序**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為人也白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術家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王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埽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為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

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名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問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偽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洏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

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  
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殆  
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諛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  
四關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  
拜無鹽君為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  
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異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  
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自見也其可以為此廩乎齊  
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  
一一聽之處士逃 琴操雉朝飛者齊宣王時處士牧犢子所作也年七十無妻出薪於野見  
雉雉雌相隨而心悲乃仰天歎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以不獲援琴而歌以自傷  
日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雉羣遊於山河我獨何命兮未有室  
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古今注作犢沐子

**高士傳**陳仲子者齊人也其兄戴為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為  
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寤不苟求不義之食

不食遭歲饑乏糧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  
能視身自織履妻壁繡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為相遣使  
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今  
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  
書祿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  
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  
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為入灌園

列女傳自楚王以下同  
列士傳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  
而不許為人灌園○索隱曰字子終

**韓非子**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  
特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  
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

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割而以斟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以欲  
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戰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  
恙邪民亦無恙邪王亦無恙邪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  
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  
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邪乃進而  
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邪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  
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  
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  
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  
兒子無恙邪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  
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  
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  
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  
乎



臣聞天子之使臣者，以通其情也。使臣之於國，猶之使民也。使民者，使之以義，使之以禮，使之以信，使之以誠，使之以實，使之以公。使臣者，使之以忠，使之以敬，使之以勤，使之以勞，使之以憂，使之以思。使臣之於國，猶之使民也。使民者，使之以義，使之以禮，使之以信，使之以誠，使之以實，使之以公。使臣者，使之以忠，使之以敬，使之以勤，使之以勞，使之以憂，使之以思。

臣某家中不潔，交臂對北，率與而用，故無用者，所以為不潔。臣某家中不潔，交臂對北，率與而用，故無用者，所以為不潔。臣某家中不潔，交臂對北，率與而用，故無用者，所以為不潔。臣某家中不潔，交臂對北，率與而用，故無用者，所以為不潔。

